

寻找工业题材和年轻观众
沟通的思想桥梁

► 10版·文艺百家

建立中华传统审美
与当代舞蹈创作新默契

► 10版·文艺百家

不约而同的“海上山”，
将传统命题进行现代演绎

► 11版·艺术

以柳家坪的山乡巨变 折射脱贫攻坚壮丽画卷

——评电视剧《山河锦绣》

张德祥

观点提要

《山河锦绣》是一部把上下打通、接地气、聚人气、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时代大剧,通过一个偏远村庄折射出一幅上下连动的脱贫攻坚壮丽画卷,为脱贫攻坚立传,为共同富裕传情,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存照,富有独特艺术感染力。

电视剧《山河锦绣》的故事,起笔于陕西秦岭腹地的一个偏远村庄。时间已经走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却还是那么贫穷,而且破败。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村里毫无生气。村支书赵书和满村吆喝“修水坝了,修水坝了”,应者寥寥。人心涣散,没有人愿意再去干那种眼前见不到利益的活儿,只有赵书和心心念念要修水坝。一场暴雨导致泥石流,淹没了半山村。半山村只能与下游的柳家坪合村,但半山村的赵姓与柳家坪的柳姓是世仇,世代不通婚。族群矛盾、小农意识和贫瘠的自然条件,像交织在一起的绳索捆住了这里的村民,致富无门,依旧过着穷巴巴的日子。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世代难以改变。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庄严承诺,要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领人民彻底脱贫,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回到剧中,扶贫工作已经多年,半山村和柳家坪还是如此贫困,悬念由此产生:摆脱贫困的承诺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

聚焦于脱贫攻坚全过程,《山河锦绣》与以往大多数脱贫剧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写出了脱贫的艰难性。这种艰难性不仅仅在于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差和某些贫困人员的素质低(如柳满仓柳满囤兄弟俩的懒惰习性)形成的客观困境,更在

于某些领导干部的重视程度不够,敷衍了事,应付检查,大搞面子工程,比如把市里对国家拨付的专项扶贫资金挪做他用等等,揭露了某些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省委书记说,真没有想到,扶贫工作搞了这么多年,可我们的老百姓怎么还这么困难?原因就在这里。即使有副县长国文这样一心想改变泥河流域贫困面貌的干部,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很难推动工作,处处有掣肘推诿。

全剧时间跨度长,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跨度30多年;行政级别跨度大,从一个山村到乡、县、市再到省委书记,再到中央督查组,都在脱贫攻坚的叙事线索中被纳入镜头,可说是脱贫攻坚题材中行政级别跨度最大的电视剧。通过一个偏远村庄折射出一幅上下连动的脱贫攻坚壮丽画卷,为同类题材中内容含量丰富、辐射领域广阔、戏剧冲突激烈的一部时代大剧。

扶贫难,难于上青天。要在千难万险中闯出一片天,关键在于决心,关键在于真心。2015年,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锚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聚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从《山河锦绣》可以看出,决定性推动扶贫工作进



由李乃文、王雷、颜丙燕等主演的电视剧《山河锦绣》为脱贫攻坚立传,为共同富裕传情,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存照,富有独特艺术感染力。图为《山河锦绣》剧照

展的,正是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之后的几年时间,加大力度,精准施策,克服官僚主义,深入基层,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在剧中,扶贫工作队三人和驻村第一书记,四个年轻人在柳家坪整整驻村六年时间,从摸排实情到建档立卡,再到一户户落实帮扶计划,发展适合的产业,最终实现全村脱贫。

整部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中央督查组来到山村看到真实的贫困现状后对敷衍扶贫工作的官僚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体现了党中央对扶贫工作的坚强领导和坚定决心。最深刻的启示是,只要克服了官僚主义,只要把老百姓的贫困放在心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攻不克的贫困堡垒。回到初心,就有决心,上下同心,无贫不克。

争议中的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喜剧?

——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说开去

谷疏德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以下简称“二喜”)在经历了口碑的起起落落之后,即将走向尾声。作为“一喜”的延续,观众总免不了将它们对比评价,认为“一喜”YYDS,“二喜”不够好笑,好笑的CP也远没有“一喜”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一喜”的炸圈直接拉高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也源于“二喜”本身所暴露出的剧作、表演、评判标准等方面的问题。

喜剧变得不好笑?

为什么喜剧不好笑了?这是“二喜”播出过程中观众提出最多的问题之一。喜剧本是引人发笑的艺术,但却让人看出了尴尬与压抑,甚至还不乏非但没让人笑,却很好哭的作品。

“二喜”中,《两兄弟牛排店》利用口音梗以及心理语言外化的老套形式,强行制造笑点,尴尬的剧情依靠牛、汉堡、酸黄瓜等装扮与道具来拼凑、弥补,最后,莫名其妙的兄弟情也让观众难以产生共鸣。《一起去旅行》讲述了三个朋友要出去旅行却最终没有成行的故事,作品将陈旧的段子与不靠谱的噱头进行组合,通过三位演员嘶吼、争执、使相的用力表演,来制造喜剧效果,最终沦为一场尴尬的闹剧。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我不唱》《别送我》《最好的房子》等作品中,或许对于喜剧而言,大力并不会出现奇迹,单薄的剧情在用大力、使劲儿的表演面前,反而显得更为苍白和无力。

这里还要说说“姐尽全力”喜剧小队,三位姐姐与她们的作品,在这一季节目中收获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网友评价《妈妈的味道》看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有人认为作品说教意味太重,会有感动,但笑不出来;还有人认为作品充满了道德绑架的元素,让人不适。这部作品将情景设置在“妈妈的味道”主题餐厅中,以顾客隐喻女儿,服务

员隐喻妈妈,经理隐喻祖母,在点菜、用餐的矛盾与争执中将三人间的代际关系纠结在一起。诸如“你现在不听我说,以后你会有后悔的时候”“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等说教性的“妈式”口吻,更是让人有一秒回到家里的感觉。作品的构思是精巧的,但是剧情与台词却引发了争议,顾客点自己喜欢的菜时,服务员以健康之名,不顾顾客的实际需求,另外上了一份“健康套餐”,两人反复争执、沟通无效后,经理前来调和。最后,顾客在服务员、经理的声嘶力竭与恩威并施中,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纳了这份妈味道的套餐。顾客最终和服务员、经理走向了生硬的和解,是这部作品饱受争议的原因,面对令人窒息的母爱,不喜欢还要强迫自己接受,这份让人无所适从的“控制感”,虽然被包裹上鲜蓝的外衣,但依然无法改变它的本质。业界有观点认为,喜剧的内核在于人物基于“摆脱困境”的内驱力,进而产生“行动线”,但这部作品中,“摆脱困境”的过程没有建立在相互沟通与理解的过程中,而是在勉强与难以拒绝中,走向了一个人的妥协。虽然喜剧的内里是悲剧,但其表象却不应该是悲剧。

新形式小众喜剧 如何维系生命力?

在“二喜”的舞台上,黑场剧、木偶剧、音乐剧以及独角戏等风格迥异的新形式喜剧纷纷亮相,它们的出现,拓宽了观众对于喜剧的认知,但同时,也引起了颇多争议和隐忧。

新颖的形式会为观众带来超出期待的的新鲜感,但在首次亮相后,创作者又该如何不断创新,维系作品的生命力呢?第一期“飞扯不可”小队带来的黑场剧《全民运动会》可谓脑洞大开,作品将常见的运动项目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小事儿巧妙融合:看起来像

游泳项目,实际上是在高峰期时的地铁出站;你还在好奇怎么空场卡bug了,实际他们是在表演“放鸽子”……通过给观众建构预期,随后再迅速打破它,在表演和解说之间的张力中,制造出反差感和喜剧感。作品没有故事情节,没有对白,更像是一连串的冷笑话,却让观众笑声不断、直呼“离了大谱”。然而,当观众接受这种新形式并产生更高的期待时,他们的第二部作品《老同学显摆大会》明显后劲不足,同样的表现形式、同样的预期违背,却让观众丧失了新鲜感,作品里不仅有“显摆AJ”重复的梗,也有诸如“显摆钻戒”“显摆发量”“显摆老公”等都能被猜到的梗,这也让他们止步第二轮比赛,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剧本创作趋于疲态、难以出奇出新。

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李逗逗的独角戏中,她的《再见》和《一个聚会》为我们呈现了两个大型精分现场,将失恋女人和重度社恐人士演绎得鲜活且灵动,可以说,一个人撑起了一座情感宇宙。然而,她与“老师好”小队的合作作品《胆小鬼》却不尽如人意,演员们试图将独角戏与亮活儿融合为多人演绎的新型喜剧,虽然每个人都在努力,但似乎没有把这股力集合起来,李逗逗暗态的碎碎念显得冗长而怪异,“老师好”中刘咏、松天硕的魔术与空翻花活儿也显得突兀与多余,1+1<2的组合效果,让作品既缺乏了独角戏的形式特色,同时“老师好”小队的表演优势也没有凸现出来。

相比之下,“偶耶”小队的木偶喜剧在第九期节目里寻找到了突破的方向。近两个月来,关于木偶剧是否应该放在喜剧大赛的舞台上呈现一直为观众所热议,“偶耶”喜剧小队的《男纸汉》和《小猪归归》,有童趣、专业、完整且艺术性强,但却因喜剧元素不足被网友质疑是不是来错了片场。鼓励新形式与坚守喜剧精神如何达成平衡,“偶耶”小队与第一季选手王皓合作的《难眠的夜晚》似乎给出了答案,当偶剧有了灵

魂人物,木偶的出现与行动线也都有了支点,笑点也在人偶的互动中有的放矢,而偶剧与独角戏的组合似乎又能成为新的表现形式。

或许,喜剧大赛提供的就是一个新作品试错与成长的空间,而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可以在“存在即合理”中,去感受多元形式作品所焕发的生命力,接纳它们在自我纠正与革新中的不协调与不完美。

剧作是根本:网感化与陌生化的表达

好的喜剧不仅仅靠表演,它一定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基础上。所以喜剧创作者要表演精进,更要关注文本。而“二喜”存在的问题与引发的质疑,其根本还是在于剧本立不住,缺乏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的支撑。复盘“二喜”中诸多优秀的作品,都是基于扎实的剧作基础,并融合了网感化与陌生化的表达。

“少爷和我”小队取材于风靡网络的霸总网文,他们将其中的情节与对白抽丝剥茧,转化为梗密又富羞耻感的网感化表达,在质朴少爷和矫情管家的错位设计与矛盾反差中,达成了身份与形象对位的陌生化喜剧效果,而“我尤微天要誓死守护刘波儿”“刘波儿刘海留疤”“用真心”也成为了被大家争相传播的经典台词。“胖达人”组合的《进化论》为我们上演了一出“大猩猩的进化游戏”,既搞笑又充满智慧,“越觉醒越难受,越长越大越孤单”的台词直击人心,“你已经进化出了羞耻心,很多人类都没有羞耻心”,更充满了对人性的大胆讽刺,将喜剧的内核化入了反讽、隐喻的戏谑中。在“某某某”和“小婉管乐”组合完成的两部王炸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出乎意料的两种植情设置,《军师恋盟》将恋爱主题与《三国演义》里军师的运筹帷幄得以融合,三次逆转又从结构上呼应了“连环计”“计中计”的主题设计,在这场爱情游戏的攻守战中,每个



图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小婉管乐」组合的作品《千年就一回》剧照

人都各得其所,结尾致敬《大话西游》的惊天反转,更是以经典唤起了观众的情怀。而《遇人不昧》则是将沉重的生死话题,置入与之似乎并无关联的海盗船场景中,表面上是一个被海盗绑架的人质等待赎金的故事,实则是一个患者不想拖累家人,而家人却拼命抢救的温暖故事,“船长”隐喻希腊神话中的冥河船夫,“大副”是大夫,“二副”是护士,而“家人”是阻隔在病患与死神之间坚不可摧的堡垒,作品用海盗船暗换了医院的场景,将沉重的话题融于荒诞的游戏化演绎中,不禁让人叫绝。

但能力有限,也抓不住主要矛盾,忙忙碌碌多年,成效不大,面貌依旧。引进的水泥厂,村民没赚到钱,还污染了水土,庄稼也种不成了,农民的小农意识比较浓重,家家争当贫困户,他俩一筹莫展,直到扶贫工作队驻村之后才逐步打开局面。柳满仓、柳满囤,光棍俩兄弟,年纪轻轻,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死皮赖脸,就等着领扶贫款。像这样的贫困户,也不能任其破罐子破摔,必须先帮其找回丢失了的羞耻心,知耻而后勇。另外,以赵刚子为代表的其他六七户贫困农民,也都性格鲜明,故事生动,先放下族群矛盾,解开仇恨疙瘩,村风民情逐渐好转,产业上才能合作互助,人有了奔头,日子就红火了。扶贫,说到底还是扶人心。人心正,大路通;人心齐,泰山移。人人都往一处想,穷山恶水也能变成锦绣河山,农民也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需要补充的是,《山河锦绣》里的方言对话,强化了地域风土人情,泥土气息扑面,极大地增强了人物与环境的一体性。一方人有一方腔,就像地方戏曲一样,声腔音调就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因此,影视剧创作中,适当融入一些方言元素,是一种声音晕染,有助于艺术的整体呈现,这也是该剧鲜明的特点之一。

可以说,《山河锦绣》是一部把上下打通、接地气、聚人气、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时代大剧,为脱贫攻坚立传,为共同富裕传情,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存照,富有独特艺术感染力。当然,该剧在人物塑造方面,对年轻一代人的塑造相对薄弱,没有把他们放在矛盾冲突的一线,使他们发挥更大作用。实际上,真正在一线推动工作的是他们,还可以给他们更多的笔墨和戏份,就更有生气了。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优秀的喜剧作品往往具有共性,人物饱满、逻辑严密、结构精巧、智慧充盈,辅以举重若轻的演绎,在有反转、有惊喜的设置中,让观众在欢笑中排遣心中的不快、释放积累的压力,在讽刺与自嘲中完成共情、引发共鸣,在生活幕布下的镜像自我中找到解决问题、自我救赎的可行性路径,这或许就是马东在节目中所说的喜剧最大的功德,也是那些不如人意的作品突破与努力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